

客
窗
閒
話

世說新語卷六

鹽官 吳熾昌 薊斥 著

陳制軍

兩江陳制軍在金陵甄別書院親臨督課與院長叙談之際忽聞人聲洶湧兼鼓樂花炮之音遣官察問回言生童不由攔阻爭援闕出外觀迎娶者制軍有愠色負手而出閱歷各齋房考具成在而虛無人也惟後所有一人若垂首構思者制軍甚異之竟爲沉

靜好學之徒欲與之言至其前係輕年後生其人昂

首見制軍來起立默待乃問之曰諸生皆出汝獨靜

坐作文耶抑別有故耶其人失聲大哭急叩其故對

曰童生吳某亡父爲詞林今日所娶之女係生原聘

之妻制軍笑曰家教何其嚴也旣係完姻何必就試

汝去畢乃姻事若母與師責問以奉予命放假爲詞

諒無不可生益悲咽而對曰非也此女今爲人擄取

矣制軍詳訊之對曰婦翁係已致仕之職省河工期

察許姓山莊宮起家值亡父爲是省學政攀援聯姻
爲之游揚荐升大員前歲父沒於都中一無所有殯
殮之具皆戚友所助生隨母扶柩歸葬聞婦翁素不
怡人心又失憲司歡今失所依倚知必不免亦致仕
歸聞生貧甚萌悔婚意石生子百金索庚帖生不允
婦翁怒曰我女安富尊榮豈能食貧居賤哉汝縱不
還庚帖我另擇嫁汝奈我何生歸與母謀母曰以勢
交者勢盡則交紀明欺我死學士不能敵生觀察耳

然天道昭彰聽之而已婦翁竟改婚與楊兵部家關
今日迎娶互鬪奢華故諸生出觀之諒此時往迎新
婦耳制軍曰汝能騎乎對曰能乃命備兩馬召武弁
隨生歸迅取庚帖俄傾而回制軍驗收之傳諭中軍
廣帶兵役往楊第稱賀其時兵部在京供職僅有一
子與乃兄共之乃兄係納粟職員聞制軍來大爲榮
幸遽遷乘輿及門賓客中之顯者共迎制軍入坐制
軍僉與爲禮詢知媒妁爲鐘徐二進士茶三獻畢制

軍曰我聞天下風俗不同吉禮爲甚素知此間與我
省竟有大異者主人止觀之未幾爆竹震耳則粧奩
先至媒妁相隨制軍喝令立拏媒妁諭兵役獲運粧
奩命中軍持令箭邀截新婦彩輿俱送八書院卽其
堂中設公案提徐鍾二進士入跪詰之曰爾等身列
儒林何竟敗壞風俗與有夫之婦爲媒二進士駭曰
某等係兩家親友從不知許女訂婚之事是何冤枉
竟敢妄告制軍袖出庚帖鄭令觀之二進士識許某

親筆其怒謂曰許某忝膺爵祿而竟非人類然彼在
豫聯姻遠隔數千里渠居心瞞昧某等何由知之是
陷人於罪也請必究之楊亦跪告曰許某心若豺狼
行同鬼蜮某若早知決不與爲婚媾今此事惟某是
主弟在都中未之知也某願與許賊較諸嚴罪之判
軍察衆詞色悚懼諒不知情飭發廉訪使並偕楊
氏喜筵及新郎之冠服回書院適諸生繳卷之際諭
令母散同陪筵席還院長於外而以內宅作新房命

與請生母公服而來以觀花燭生乃衣揚嬀之衣與
女合拜成禮內外數十席官衿更役共飲盡歡而散
次日催廉訪速究以報制軍濡筆待奏計大怖急奔
書院見嬀叩首無算自稱死罪曰嬀爲能救我所有
家財願與嬀共之生遲疑未決母訓之曰其父雖狂
其女甚謹汝不見其聞言醒悟時則曰非制軍力幾
爲父母誑矣痛哭不已情可憐也曷爲之緩解生敬
謝往見制軍以情告制軍曰果爾命其開報田宅我

爲分判以贖其辜以爲汝誦讀之貲若稍縱之吾去
後老獠必變汝非其敵遂命廉訪提許至依制宣斷
以立案吳生於是乎驟富奮勉讀書是年入泮旋登
賢書嗣制軍因剛愎故被讐家陷害奉旨挈問生追
隨入都因乃父之門生故舊爲之營救竟得開釋復
用而生亦銓得縣令出仕矣

瘦馬

金陵匪徒有在四方販賣幼女選其俊秀者調理其

肌膚修飾其衣履延師教之凡書畫琴棋簫笛管絃
之類無一不能及瓜則重價售與宦室富商爲妾或
竟入妓院名之曰養瘦馬遇有貧家好女子則百計
誘之有受其誑追悔莫及者不知凡幾時有漁人徐
却哉爲上元令因奏呈誤有虧幣願憂鬱以卒親友
奴僕皆星散惟遺孺人弱女惻惻流寓因逋負賃值
已多被寓主驅逐惟求傭作女工有人引入瘦馬家
不知也其家以老嫗主政家人婢僕數十人咸尊之

曰老太太教師十餘人諸秀女各有所業稱嫗爲母
爲祖母爲老老者莫不嬌容麗質舉止安嫺其家法
則三尺之童非泰呼喚不敢入中門規矩井然宛爾
大家風範所雇徐孺人教諸女刺繡耳見其蒂女來
年適十三四秀外慧中超越諸女之上嫗甚憐之因
俾母女與已共食易女以時服囑同諸女入塾讀書
暇時調琴作畫以及吹彈歌舞之事與女伴逞能競
敏亦精絕無倫當徐孺人初至時問嫗門第則以丈

天子皆外出服官使留諸女在家作伴僞答孺人信
之往再三年文已及笄嬭爲之擇婿欣然從之未
幾報某公子欲相女先命諸女次第出皆不中選遂
進裝徐女欲出孺人止之曰此非大家所爲嬭曰金
陵風俗皆如是不能違也不得已而去至中堂見公
子簪而偉儀從甚衆有指點肥瘦皆有品評妍媸者
見孺人偕女來公子傲不爲禮坐而觀之一僕指之
曰此女骨秀神清超前絕後誠尤物也公子亦鼓掌

贊歎曰不意燕壤中竟產靈芝衆僕見如公子意皆
曰千金直無多耳不乘此時定之佳人難再得矣女
泣語人府首人謂姬曰如此不堪必非正配我不願
也姬笑曰汝家一貧至此誰與爲婚由小星而緩圖
之寵榮之日奪嫡何難況此公子父官極品家貲巨
萬若母隨女嫁則終身喫着不盡而我亦藉沾餘潤
非一舉而兩得乎女聞之大啼拔簪脫衣擲姬曰還
我故衣我願與母死而不願辱而生也孺人亦怒

曰如爾所言直瘦馬家所爲耳媼開道破其情微晒
曰汝母女縱有廣大神通亦跳不出我範圍也飲食
教誨於今年不值數百金耶汝女猶我家婢能不
我主也女益大啼覓死媼叱羣婢縛之空房立逐孺
人出孺人忿甚問人縣之途欲鳴諸官遇一媼詢得
其情笑曰汝一窮寡婦思與瘦馬爲敵祇自取辱耳
彼非金錢充塞衙門吏役相與狼狽焉敢公然作是
業耶孺人曰依汝所言有死之心無生之路矣媼曰

勿急我係官媒受瘦馬之害不淺與汝同輩爲今之
計汝既有針工之能可算一大衙門作活日與夫人
習熟乘便訴苦衷或有濟也孺人不覺首肯曰我何
從人大衙門耶媼曰都堂陳大人諭覓綉娘此其機
也且卽日可進孺人求其引荐偕入督署夫人見其
舉止端方喜而留之命伴女公子刺繡孺人委宛教
導勤慎小心女公子亦喜願與同臥起孺人恒恩恤
其女中夜涕泣女公子詰得其故轉達其母夫人爲

制軍言之制軍怒立召府縣官至百叱之曰地方各
留人販失察之咎已無可辭甚至霸佔宦室之女爲
地方官者昏憤無知所司何事耶官皆失色跽請其
故制軍以孺人之事告之勅令密緝嚴究刻日申報
如有知風漏網惟該府縣是問諾諾而退卽率役親
詣瘦馬之門合圍而獲之男婦及女咸獲緣出不意
無一脫逃者府縣嚴刑鞠實擬瘦馬家男婦俱外遣
發諸女歸其家遂送徐女入院署與母團聚感制軍

恩相率叩謝夫人曰未也制軍有後命端濡人權爲
我女師將爲孺人女擇配以完其事遂示期觀風集
諸生而課之得兩生文理並優問一已有妻一寒士
趙生壯而未娶復面課之無爲以徐女娶之籍沒瘦
馬財產儘充徐合斷缺外尙餘數千金並宅一所爲
女粧奩俾趙生安心肄業是科高魁連捷南宮迎孺
人而終也嘗制置獲咎時值生在籍才這隨大部恩
驛家有患害軍中者起居必與共飲食必先嘗防護

之

二生報之也

久故制軍之得以安然無恙者皆吳趙
方幼樗云吳趙二生事儼然史公管晏列傳筆法
而一則吳生詳叙於前一則趙生之妻臚陳於首
絕似天際神龍總不令首尾並見文心變幻筆墨
間大得烟雲之助

查商

查商本江左諸生善詩以教讀爲業家有水田數十

畝可以自食其力矣忽作致富想國族人有在津門
以鹽務起家者曰北查凡鄉里之親故投之獲利甚
厚查覈家乘知在社之主者爲姪輩行乃貨其產半
以安家半作旅費貿貿然北上以土宜私請縣餽主
者是時北查甚盛司總司庫司賓之士爲之奔走者
數百人恃以舉火者千家凡賓至蘭入報司總或陪
或去咸聽其使王者深居厚養如王公非大事不預
聞人罕觀之查來不過族叔耳既無饋贈之托亦非

期功之親司總隼酌其間反其土宜留其宗譜資助
十金命司賓者辭以主人事冗不及見卽見亦無益
也查大夫所望負氣卻其金櫬寓旅邸以俟他緣
牛載餘行囊漸罄悲悔之忱託諸詠歌朝夕題寫櫬
爲之滿旌主雖厭惡之因其負欠已多未敢逐然齊
門爲商賈雲集之所每歲底各寓皆患人滿房賃頓
增甚至三四人合寓一室時有北客阿姓係內府下
屯取租者覓寓至此旌主曰已無獨住處若兼容并

包尙有查客之房可共也阿訶知查爲儒士欣然樂從阿乃遣其僕赴屯而在寓靜攝見滿壁詩詞遍讀之拍案叫絕曰天下有此通才而流落不偶乎遂與查縱談今古互相唱酬阿詞甚豪放倏儻不羣恨相見之晚訂爲莫逆交盤桓旬餘其僕收和回阿將言歸曰明年此間鹽政有代者予至戚也敬爲先容付書一函投之必遇喚旅主爲查償其逋負並留斧貲而去次年春鹽院果易查持書往投請相見者阿也

曰子與鹽政一人交業爲先生介紹歲奉脩金二百
煩筆筆墨之事現有微恙未及見先生卽飭隸役遷
行李入院撥二僕以伺之曰予現司總務先生若有
所事問予與居停無異也查安之未幾網商以名東
顧見閩人請命查不知所云遣僕問阿則曰見之可
也遂見之商人足恭盡禮再拜而告曰某等商總入
人其首推者爲夫子之族姪昨謁都憲拒不與見令
徑惶恐之至某等問諸司閹始知前年曾開罪於大

子都憲欲叅之夫子以一本之厚誼諒可恕小子之
無知此後飲食教誨惟夫子命故某等爲之先容祈
夫子原之以達於都憲則某等咸沐宏恩矣皆長跪
不起查亦跽告曰某於此不過與都憲之戚友善居
停實未之見也何能爲力衆曰惟求夫子諾之事之
成與不成某等何敢強勉查不得已應之衆歡謝而
退查乃請阿公而告之曰閣下命我延客今誤我矣
述爲衆所窘意阿笑曰無碍先生如可恕之乎爲幹

旋無難也查曰姪之過我初憾之嗣聞非其本意則
遙遙祖德何敢忘諸居停若推烏屋之愛憐賜赦者
我亦與有榮施矣阿曰先生既允之可命令姪進見
報與同晤可也明日其姪備重贄謁見之際長跪請
罪涕泗交流曰姪所用非人致叔父下臨未能盡禮
昏憤無知罪實不淺今蒙原宥其祖宗之靈有以佑
啟我後人也惟叔父嚴訓之查曰我實無能姪何尤
耶命僕請阿公則命服而來始知卽都憲也謂其姪

曰始予以汝不知叔姪之情焉知君臣之義昧昧從事恐致虧帑項故欲盤封例不得私見今聞先生言知汝爲家人所悞情尙可原其速黜不肖者以賢叔總其成必能助汝經營矣其姪再拜領命而退阿謂查曰子初不以實告先生者非敢誑也恐先生易爲之則令姪無懼心而謀無成矣今必不敢輕率果歲以千金延叔查乃出入鹽院阿益扣得惟命是從衆商僉仰之爲之公舉立鱗業不數年而富甲宇內據

其北象頭之半是爲南查

方幼樗云叙次簡而明詳而練最愛收處直截了當亦深得史公筆意

場外孝廉

吳人張某幼業儒屢小試不售年已壯父母使出外謀生遊於三輔以記室爲業性甚平和善隨人意所王之牧令咸喜之以是得不賦閒其脩金除寄奉甘旨外偶積餘貲納粟入北監時或入闈恒不終局不

過借此觀光而已至優觴博戲妓館酒樓無一不好
惟不敢戀戀者短於財耳戊子夏東人以事去官有
舊居停在都候銓者昔曾以書招之北至則已銓得
西粵行矣張遂逗遛京師以圖機會是歲係科場會
館皆爲舉子住不得停留閒人覓寓則房價倍長行
業已空力有不逮幾無存身處所幸舊主者皆山右
人平日習慣西音作太原語無能辯者因訪得西館
尙有虛室僞託西人赴試者得託足地旋有大原人

十數輩來視館舍凡有閒宅皆修飾一新爲上房爲下舍爲書齋爲客廳爲厨爲廁莫不佈置井井陳設煥然似將寓所官位置已妥分數人往迓未幾一少年來馬騰車湧僕從如雲投止於內次日以名柬拜同鄉知爲太原王姓父爲大賈家貲百萬心羨科第援例赴北闕者拜客畢下幃讀書吟唔不徹其所帶之伴客三人閒暇無事與張聚談竟成相與遂入局關葉子爲戲客問張所事則以就試乏貲以俟戚友

僞對七月間驟有一客來與王密語喚三客入久之
斯出皆有張惶之色詰張曰足下旣來應試貢乎監
乎張曰監也又曰真乎僞乎張曰有照爲憑奚能僞
也客故作不信張啟篋與觀三客咸欣然曰足下真
讀書人也惜不及入場功名誤矣曷不一縱遊觀以
解其悶乎張以窮之對客曰我輩相好無不可通融
者遂堅邀入妓室縱酒肆博客爲給采張樂而忘反
沉酒花叢至八月七日客曰我等須送主人入場矣

張曰貴東人初次應試恐有未諳者我爲公等助之
偕至試塲張爲之携具護送至唱名處遇素識者誤
謂張亦入闈也出則仍在妓室同樂三塲畢與客接
主人歸張入已室見箱篋似有啟動者然一物不失
置之不言放榜之前一日王盛席延賓張亦與也主
人約通宵飲以俟報捷者半夜聞榜發逃席而去者
皆個中人也張則心無所事放懷大酌忽人湧而入
報主人中矣王大悅賀客盈門易席復飲張醺醺然

漸入醉鄉午刻有噪而入者聞人不能阻直至筵前
有識張者曰此非汝等所覓之新孝廉耶今果在是
衆皆賀曰奈何潛藏於此俾吾等覓遍長安城矣張
瞠目不知所謂三客大恐皆出席招衆曰新貴人醉
矣勿擾之生怒所需幾何我等代爲分發可耳於是
衆隨客出張拍案曰異哉異哉主人益惶急呼三客
速入延張至他室曰今日事當實相告足下憑空中
式其命也夫諒亦歡喜無詞張曰何爲也客曰我主

人以數千金訂某貢生代倩不意其臨場驟丁外艱
不能以正名入試吾等先曾詢得足下係赴試者是
以引人妓館以縛足下之身而盜取監照俾某頂名
與試不意其人學優心實竟爲足下完場公然取中
其命也夫張始恍然大悟繼而曰科場大弊性命相
關何先不謀諸我欲我冒作孝廉不可不可主人聞
之與客僉長跪請命張曰我寒士也無力作舉人王
曰泰與足下同年所需若干惟命是從張直以萬金

爲請不敢不與但曰願足下能保此以終耳張曰噫
我寒士也萬金之貲不爲少矣科第之榮不爲賤矣
我之才力何足以進取與其悖入悖出寧藏其拙得
以盡仰事俯育之心足矣再拜稱謝擁厚貲而歸故
鄉此之謂富貴逼人來也

郝連大娘

北平民郝連大之妻於氏天性賢慧其爲人也抑已
尊人讓利趨義故姑婦妯娌間莫不親愛而師事之

羣尊之曰大娘以示不敢爾汝也其家山居夫以樵
爲業大娘生一子甫周歲歸寧父母住有日矣憶及
家事欲同時值農忙之際其弟姪皆在田間無送之
者有鄰人子年十四五其母倩令送女大娘偕之行
繞嶺越嶺人跡罕到處有羣狼來撲鄰子倒地大娘
急呼曰此子不可食是鄰家倩來者請以我子易之
遂投其孩童於地而與狼力爭鄰子狼竟舍之扶鄰
子踉蹌而歸其夫見大娘顏色慘變詢得其故携鎗

往補至其處見羣狼環伺之其子端坐於中空地搏
土爲戲狼見人來跳躍而去乃抱其子歸夫婦旦慶
明日送鄰子歸述之通邑稱異未幾鄰子赴野拾菜
竟爲狼食村人益神失娘死而廟祀之凡有遇虎狼
者大呼郝連大娘則必有旋風護之至今香烟猶盛

周姬

燕人胡某士而兼農且耕且讀雖不得科第而渴飽
自如亦里閭中之安樂人也年逾強仕無子妻牛氏

悍而妒家無婢女胡曾買妾爲牛氏苦撻逃去胡不敢追有好友錢生聞其事深抱不平欲覓悍過於牛氏者納諸胡以樹之敵適有河間周女隨父賣械至其地能於首豎二百劬播杆以足蹬一百二十劬夫覓者值其父考病死弟幼弱貧不能殮願賣身爲妾置婢錢生以百貫爲之治喪俾其弟扶柩回籍嘗以牛氏之悍欲仗其力懲治之爲胡友延後送與爲姬之意周女首肯而去以小星禮謁見胡夫婦胡感錢

生之情夜使直宿然心甚惴惴次日早起出門牛氏
已操杖伏於寢門之側夫出突入姬猶未起牛捲其
衾以杖指之曰汝何大胆敢入我家知我家法乎凡
爲新婦者須試杖一百姬不答牛氏之杖亂下自持
至股撻百餘姬曰杖數盈矣妾應起身勿傷貴手牛
氏無言而退姬乃爲之洒掃執爨暇則浣衣綉履凡
婦工之所應爲皆代牛氏殷勤爲之牛亦不悅恒以
橫逆相加姬裸衣伏地受撻不知凡幾矣偶與胡寢

胡隣其無辜愛其婉婉涕泣撫之姬笑曰即母以妾爲念也夫人之力能有幾何妾所願受有同兒戲即視妾身有微傷乎妾所慮者未知何時有妊倘得一子庶不負錢先生之恩耳半載後果懷孕牛氏覺之俟夫出閉姬於房操大杖臨之曰我欲審汝姬以舊規自去衣裳伏地聽命牛氏微哂曰我知汝有孕直乎僞乎姬曰有之纔月餘耳牛曰聞汝以賤妓出身所得何人之種敢亂我胡氏宗乎汝須以腹受杖我

爲撻而去之再得者我始放心汝尙敢以臂攀責乎
姬大笑而起捧牛氏於地以一足按其背手接其杖
先撻數十訓之曰嫡庶之禮代操并曰以伺應郎與
夫人若有過受杖是我分也今我來汝家半載餘矣
腹中宜乎有孕猶以外心疑之不過借詞欲毀我胎
耳是甘絕胡氏之宗嗣斬祖先之血食大罪人也人
人得而誅之我今日爲胡氏之前人代伸家法汝能
草面洗心尙可原恕否則裂膚拆骨勿悔也牛氏始

猶叫罵繼而不勝其楚哀鳴求忍姬姑釋之牛氏披
髮狂奔訴其母家其兄弟叔姪皆鄉里之蠢人耳聞
其言糾合三十餘人各持械器至胡宅誘鬪姬聞人
聲嘈雜理髮整衣以布束腹拔關而出問曰汝等皆
夫人之黨乎有明理者請論曲直若不言禮欲以力
勝亦請展施技藝衆怒甚蜂湧而前姬躍出門奪白
挺旋舞以鬪當之者莫不中傷撲跌皆棄械抱首竄
去姬大笑而入夫亦歸矣知其事曰目前稱快後將

奈何姬曰郎其勿懼請約諸生以備訟耳乘此一舉
未必非長治久安之道也牛氏之衆致歸果投訟師
以逞凶奪嫡鳴官官爲喚訊姬乃投案陳情諸生爲
證官直其言判曰牛氏無子而妒七出已犯其二憑
恃愚蠶之黨滅妾欺夫罪無可逭照律出之其助惡
之人各杖八十爲大不應者戒遍撻諸牛命胡生黜
牛氏而以周姬爲繼妻諸牛歸因官私受責亦不直
牛氏衆棄之牛氏無所依行乞自活次年值周姬生

子彌月賀客盈門牛氏操杖持筐以索食見周姬長
跪叩首姬掖之登堂當衆問其情牛氏大哭痛悔姬
曰妾爲夫人權攝正位者料有今日耳夫人旣誠心
悔過請以禮讓牛氏固不敢允而胡生亦大不悅姬
已爲之易衣衆皆賢之錢生曰請全周姬之志牽生
與牛氏入室歡飲而散然而牛氏自怨自恨竟不干
預家政別潔一室長齋奉佛以終

香屏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其周姬之謂乎悍婦

不難以武勝而難以德勝乃能化之使悔其姬姜太
妊之流亞歟合觀郝連大娘事何賢良之婦皆在田
間禮失而求諸野其斯之謂歟

沈太守

浙人沈某少爲酒家傭其主人錢十五貫年終無
以報命歸謂妻曰我已虧負主人縱不我索奈夥伴
皆曰我爲負心人其能相容乎是此間無立足地惟
有外出營生汝其紡織勤勞以奉我母勿致凍餒紉

周金妻曰此我分內事也毋庸多囑但願賤出而榮歸不虛我望足矣沈曰汝言誠是也去至淮上作漕艘擇夫相隨入都携篋賣餅餌自給之外日有餘貲以置冠服代人投刺權充僕從一日有詞林欲謁大丞相其僕病倩沈代沈生平未見相府規模貿貿然持鞭直衝直闖人劉姓將出飛簷華轂十數騎前引後從蓋劉已得四品頭銜其儀從直與京卿等前徒見沈冒昧交鞭撻之沈橫臥於地哭喊曰侍郎主

爲宰相耶卽皇帝亦當論理我何罪而辱之劉甫登
車聞其語操南音命人喚至車前詳察其貌卽飭送
入後院母得縱逸俟我歸來問話應聲雷諾牽沈徑
去詞林見其滋事已驅車遠颺矣劉回院問客何在
衆人植沈至階前叱跪劉細審其籍貫戚里沈惶悚
以對劉盡退從人扶沈入室納諸上坐曰弟識劉某
乎舅父母無恙耶沈始敢仔細端詳囁嚅而對曰非
我二姑母之大表兄乎久出不通音信自幼未聞讀

書應試何富貴至是劉笑曰我非中堂是其僕也沈
咤曰均是僕也兄何其榮弟何其辱願留而受業於
門劉曰弟當勉力上進勿以區區爲事沈曰弟目不
識丁力難勝甲是文武俱無進途矣劉曰有志者事
竟成乘此青年尙可爲學但求識字作書諒無難者
兄之大兄現就師傅弟伴讀有人便可研究矣乃爲
沈薰沐更衣隨養月餘送之入塾其子之師係名進
士體主人意不過欲沈畧知文墨故日教以十餘字

及臨摩仿版而已。攻苦年餘，居然腹中有二三千字。腕下亦筆畫分明，遠誇於劉曰：弟之學雖不能拾青紫，以此應酬，似不欲多讓人矣。劉質諸師，師曰：令表弟非科甲中人，以就異途，遠勝於沒字碑矣。劉大悅，謂沈曰：本欲爲弟納一官，但官場中規矩禮節，弟尙未諳。兄於中堂處，求書弟携往畿南，制軍處圖一席地，以便觀習儀文，留心從事，勿怠荒也。遂具衣服車馬送之。保陽以書干制軍，制軍見係中堂所囑，鞠恭

迎之問知來意卽進首郡太守而告以故太守以遠
需記主爲請制軍悅推薦與之太守往拜以歲脩三
百金延沈入幕其幕中人爭先媚之通譜結盟無不
曲盡其道數日後司記室之僕以稟啟書函請其登
履沈閱之不解作色曰是豈予所爲哉怒擲置之僕
諾諾而退告於太守太守曰汝等不自小心觸先生
怒於此等尋常答覆何足以煩大手筆如有疑難之
事我自懇之從此僕不敢以書杞進矣沈終日閒暇

惟潛窺太守延客退與幕中人議論儀注而已同事者久相習覺其腹內空空然以丞相私人皆欲得其歡心曰兄如有事參商弟輩當力圖報效勿以外人目之則幸甚沈知眾心之向已也故居停所囑之事皆倚人主權如是者半載心切不安自計儀注已習可以歸矣遂告太守曰昨有都中人來奉中堂諭喚予入都未審其何事也然不敢逗遛請辭太守曰力仗鳩才以匡不逮豈可遽別如有不適之處何妨朋

以告我自當謹領大教沈曰主人忠且敬矣予又何
辭第中堂之命不敢不應也太守知不可留以告制
軍制軍曰客若不得已而去我何以對中堂無已姑
設法以緩其行我等共籌一欸以壯行色太守唯唯
乃與憲司及幕中人選爲設餞日以優觴欸之囑首
邑長佈告各牧令僉使致贐集五千餘金以憲司命
饋之沈大悅滿載而歸聽命於劉劉爲謀畫以參軍
職入軍功加等優叙銓得縣令繞道反故鄉挈母妻

至任緣自起於寒微知民間之疾苦故其理事也勤而恕對牘公庭必使無情者向人服禮而已曰予爲朝廷執法一撻汝容何傷但汝子孫或有榮顯之日知之者譏議其祖父爲刑傷過犯沒齒之恨將爲世仇且訟不可終每見勝者亦傾家破產矧敗者乎何如因子言以寬解之將見日後之不可思議矣悟其意者感且泣邑以大治以是荐升太守值丞相敗劉亦得重罪適聞母訃音致仕歸方其在任時生蓮子

謂其妻曰子年將半百有子已足況山崇耶子意送
汝歸故里以教子子是方成童尙不知習俗假令長
在署中其安分者不過無能其不安分者則竟敗類
矣蓋衙門之所尙者驕情奢侈媚酒賭博無所不爲
此則知識未定之人之所大忌天下之不爲習俗所
移出類拔萃者能有幾人乎予以何等起家祖功宗
德盡於此矣安敢望後世有豪傑之士耶汝以二子
歸先訓之讀一三年可知其志尙能讀則善否則農

工商賈各子一業決不至餓殍者若曰少君而已矣
此不但餓殍皆能優之流亞也其母妻皆性喜儉樸
亦惡坐享欣然同歸教二子讀不成置良田百畝以
一子督耕一子學賈及沈歸來就其子之才在鄉社
田在市立肆各守其業而沈則布衣草履往來於祭
忘其曾爲中大夫者優游林下二十餘年以終

薨斥曰賢哉沈太守也吾見納貲之宦豈矣惟知所
也是圖竊倨自好疇肯顧及民事乎其子孫則效乃

祖乃父之尤而過之疇肯各安事業乎恃其赫赫揚揚自以謂百年永享耳曾不轉瞬而冰消瓦解者不知凡幾乃爲民計爲子計勤勤懇懇惟求得當者竟有一於此吾故曰賢哉沈太守也

客窗閒話卷七

鹽官

吳熾昌

鹽官縣志

先覺僧

朔平陸太守浙人也其恭人好佛得一千九百餘至誠供奉持誦大悲呪甚虔中年舉一子自幼茹素三四歲隨母禮拜誦呪則喜使之入鑿則瞑目枯坐交師以其幼也夫之責備八歲時太守強其食肉大嘔盡吐卽心厭塵凡矣竊母白金八十望五臺而還相

距不遠竟日而至向僧禮拜求爲薙度僧不知來歷
無敢收之乃遍拜坐禪者內有游方和尚同鄉人也
憫其幼小無依願爲帶回故里苦求爲僧相携至天
台投善知識爲之摹頂授記賜予法名曰先覺師問
之曰浮屠之學不出教禪二端所謂教者唯識宗有
卽三藏佛經九千五百卷以持誦而證果者也所謂
禪者東來初祖達摩大師宏教外別傳之旨不立文字
而見性成佛其後派雖分五宗不出靜定而已汝

願何學先覺曰弟子不識字何必受文字之障願歸
禪門乃授以秘密法旨守之無失惟精惟勤至十八
歲能入定數十日歷受二道戒得衣鉢度牒別師姓
出重遊至武林之靈隱寺遇異僧溷蹟於火工者與
人不言不笑見先覺邀之入室自言係大唐時人歷
今千餘歲矣立願食億萬僧而後圓正果是以在寮
積厨作食且曰吾與汝有前緣故告汝此非棲息之
地以此去爲善先覺求其指示則曰吾除執爨外無

法可傳乃別去先覺遵其教欲去突遇舊僕再拜曰
公子何往先太尊與太夫人自失公子後悲痛甚四
處招尋逾五六載相繼而逝大公子扶輿旋里緣先
太尊在日曾爲公子聘馮御史女今已及笄催完姻
者屢矣大公子遣奴輩多人相覓小人幸遇必請公
子同歸先覺知父母已故大勸幾絕隨家人回見乃
兄勸之易服畢姬謂新婦曰我與汝了此一段因緣
數乃前定但我已證羅漢果不通人道留此無益

從此行矣去留田汝新婦亦不挽留曰我知之已久
亦願歸依佛法先覺授之以禪乃攜母遺之五大士
像不別而遁北走至燕山之西域寺愛其岩洞幽寂
扶藤而下向溪背壁趺坐於中日有寺內人來給食
坐逾兩載功益精進忽聞車轟雷吼之聲山谷震動
見大蟒探首欲相食先覺疑神靜攝聽之而已頃刻
無蟒次日復然自忖此地緣滿故歟魔起遂入都經
歷各寺未遇高人終日靜定而已其眉目間光華燦

爛迫別凡流諸王與公卿大臣見而異之共保舉入
菑壽寺方丈坐年餘獲布施萬餘金曰此勢利地非
修其所也不可墮落乃封其金於庫而夜遁爰朝五
臺出嘉峪關歷西域尋訪佛蹟到人所罕到之區無
所遇而還遊終南山遍拜諸寺舍在山之陽其山陰
相隔黃流望之樹木陰森無敢入者卽有好事之人
去亦不反相傳爲棲真之所先覺欣然願往或阻之
不聽携帶乾糧渡河而入見古木萬株參天覆地高

皆數尋枝葉相接其下睖睖隴隴微可辨路而已先
覺由之日則攀葛結藤夜則調息入定約行七八日
始出樹林則現奇峰疊嶂千態萬狀或龍嵒以高或
斷側而削或累案以幽或崎嶇而險徑路盤曲似有
入行者復數日出山坳則勢更塘嶭莫窮莫盡然皆
秀色可餐無虎狼惡獸思遙望山腰時見石龍隱隱
有人趺坐第四回峭壁無路可通不知從何處登也
先覺呼之不應膜拜之亦不答又無水可飲雖聞瀑

溪之聲而溪皆深邃不得下乃有退心迎面一古衣
冠道人來先覺歎欣相接牽其衣裾而拜尊之曰大
仙其人笑曰予凡夫耳焉得仙仙人肯使汝見耶相
與就石蹬共坐叩所從來其人曰予世居越國徐姓
秦皇時爲役夫見楚漢爭雄投楚爲卒烏江之敗逃
入此山不復出矣先覺告以渴甚乃身解佩匙卽於
石上空之得水頃飲清涼滲骨連給二匙收藏欲其
先覺曰弟子尙未足也其人曰不但汝渴已已卽不

食亦無碍矣何必多飲先覺猶執裾不釋哀求超度
其人曰道不同不相爲謀我非汝師汝必欲度不歸
前山又有人來耶先覺回首間一陣清風絕裾而去
手中僅留深藍布一握其人不知何往乃以布裏所
携之玉大士像自飲石髓後覺身體益輕健不食不
饑日行四五百里遂出終南遊山左不復反或曰在
青萊之間山深不知處耳

華瘋子

江右華三祝幼名多官其父母晚年得之溺愛過甚
聽其所爲讀書不就亦不事別業終日遊蕩而已見
鳴鉦開道者過隨之人衙觀其升堂理事嘗人擁人
皆不敢違拗心甚艷之於是歸家演習親友俱以爲
子目之逢人則問官從何來有誑之者曰官易事耳
但須北京去見皇帝求之必得乃竊其父金數兩往
北逃逸至浦口一無所有矣遇官舫之赴楚者貨其
手珠然歷數日行百里惟問北京何時可到衆知其

痴者玩戲之惟官坊中一曳履自顧之周其衣食

日遇颶風停泊閑地華在小廟簷下坐臥忽曳來邀
之入廟密語之曰舫內之官是吾子張某其貌與汝
無異卽至親亦難辨認以吏員銓得楚縣尉至楚赴
任不意昨得暴疾卒矣我與眷屬負不能回家依我
計議可將汝衣與我子互易汝承我子職官中所得
割平均分則兩全其事矣華如其所願瘋疾頓愈是
夜潛相易換明日舟子喚瘋子則見其創斃於廟矣

更爲買棺厝之遂以任分衙署爲兩宅與眷屬各居
嫂事張妻更爲經理出人荏苒三年各分得千金忽
聞新太守莅任探知爲龔姓係華氏姑母之子以科
甲山部曹出守是邦者龔與相見然其屬下不敢
不謁是日以張姓職名入見太守觀其狀貌覈其履
歷心甚疑之入見太夫人言其故太夫人泣曰爾舅
父僅有一子不知何往吾亦欲觀其貌縱非真者藉
以解渴想耳太守唯唯立命傳見華氏自櫬厝置身

無地惟有叩首而已太夫人命僕扶之起詳加體察
曰是吾姪也奈何勿認華益惶恐曰野鳥何敢冒鳳
貌相似者自古有之孔子陽貨聖狂不類耳卽告退
太夫人未能挽留目送之將出門忽呼其幼名曰爹
官兒安在耶華聞之不覺回顧太夫人急使僕婢羣
擁之入作色視之曰汝是吾姪華三祝也何得背父
母瞞親戚好官自爲耶華窘極叩首曰非也太夫人
曰吾自呼爹官兒何勞汝回首再欲強辯吾命汝表

兄以官法治汝矣華至是無奈直陳始末太守駭曰
此事性命相關弟奈何爲之其速回乃任與張叟交
割我以公事差草弟卽囑張叟代報病故潛回家鄉
我爲弟以真姓名別納一官可也華從之得以父子
團聚保其首領以沒

騙子十二則

京師某王因公受罰緣是致貧衆所知也時值創建
大寺布施已成惟乏殿材匠人各處擄求乃有適戶

服色者登大匠之門告曰我爲某王府四品護衛今
王當署急之際欲貨其殿廷舊料易以輕巧之木與
得餘貨以濟急需匠知王爲開國勳裔其府第皆梓
楠爲之欣然願售約日往觀其人以親王名柬至王
府告門官曰我爲某親王護衛今王欲新殿廷舊料
內規模宏敞論我帶同匠人觀之以便如式構造王
許之乃邀匠人入指點其梁楹籌度其丈尺計細則
畢借至匠寓評價其人曰先王成此殿費十萬金故

願以若干售之不妨明言匠曰材料已舊大而無當
將必改爲小用不過萬金而已其人故作不願往來
數次曰王今無奈姑以售汝當在某莊立券汝先往
俟之是日朱輪華轂王果至莊其人爲前驅帶匠人
入莊王南面坐匠跼請書券王領之命從官書就親
筆歛抑先索定契銀三千兩餘俟折換之日準算其
人偕匠入城交銀並索費銀亦先給三百緡斤而散
至日大匠帶人往折殿廷門官拒之匠告以故門官

入白王王召匠入仰觀王貌非前日之人矣知爲拐
騙無言而退

有衣冠華麗者乘車帶僕至質庫脫金手鐲二以質
錢掌櫃人細閱之黃赤無偽秤各重五兩問需京錢
五百貫掌櫃人還之其人讓至三百貫北地尙錢賤
如數給之而去旁一丐者脫其破袄質二十貫掌櫃
人叱之丐笑曰假金鐲當錢三百貫我袄雖破爛尙
非廢物何不值二十貫耶掌櫃人心疑復閱其鐲則

已被易包金者問丐何以知之丐曰此有名騙子手
我知其寓處掌櫃人願給丐錢兩貫偕往尋之至寓
果見其車在外丐遙指其人得錢脫身去矣掌櫃人
入寓則見其與顯者共飲未敢喧譁因寓主通其僕
喚之出與之辯論其人曰物既僞何以貨錢如此之
多明是汝換我也互相爭執顯者聞聲邀二人入笑
謂其人曰我輩寧喫虧毋佔便宜不可與市井之徒
較量有失官體足下錢尚未用何不還之其人似不

得已委屈聽命乃以原錢帖贖還二錫掌櫃人欣然
領去至晚往錢局取錢則已取去出其帖比對後帖
係好手描摹者復至其寓則去已久矣丐亦不知所
往

有京卿惡其子之不肖而逐之者其子不知所之後
京卿出爲方伯入廟行香其時府縣以下伺應者數
十員士庶環觀者數百人窈有衣冠破爛者至方伯
前長跪號哭自稱情願改過任憑父親處治再不敢

稍有違犯伏望收留叩首無算方伯細察之非其子也大怒叱曰何處匪徒敢冒吾子殊屬胆大飭役加以累緘面交首府問罪首府帶署訊之其人供稱前因不好讀書不受訓飭偶有觸犯被逐在外只求爲之挽回情願奮勉用力不敢稍惰有負隆恩首府詰其家世言之鑿鑿且察其神色悲慘語言明爽似非作僞者試以學問亦能成文信其爲方伯之逐子也留之府署易其衣冠公餘爲方伯委婉道之方伯曰

實非我子若議無_二匪情事重我無相可也方伯歸
與衆官議之衆皆謂見其人問其志向則懇拜滯位
曰父性議屬已實不才惟有回籍應試然得利召以
贖前愆退無旅貲奈何衆憐其志而哀其遇_二爲貲
助集生金送之去而以責逐_二方伯也後聞家人言
始知竹僞非方伯子

越人倪某世習申韓由幕而官去官復莫在保陽_二
聘往旅寓有時矣迫切鑽營無微不至是年冬寓申

冠爲王有人來任章服華煥僕從趨蹌往來之客終
非不絕似皆憲司之絕綱也倪詢其僕知爲大名縣
總司關奉木官命來省置辦衣飾爲少君元姻並延
訪善於刑名錢穀之士以局舊友者倪探得其情
具衣冠任拜其人稍閒卽與盈桓竟成莫逆知兵狂
情慷慨而目不識丁一夜漏已三下突有役來傳本
官諭帖催其人歸去其人得信卽倪疾門而告之曰
引先生起煩爲一讀來書有役守候不能待且其貌

起而誦之不過因辦公乏人諭令迅將什物置妥卽
去並舊友辭定所訪之新友必須於開篆以前到署
等語其人踟躕曰辦物不難訪友非易先生意中有
信托之人乎倪遂自述其歷就州縣助其東人升遷
者不一其人笑曰吾以先生爲記室耳曷知申韓妙
手近在鄰居而由外求人耶卽請代某稟覆云以千
金訂之倪先生俟各物辦齊卽回不敢遲遲也倪爲
書就交役竟去次日其人送關書聘儀如六金來請

安侍立不敢抗禮其僕從咸來叩喜倪大悅拉其人
坐曰相好在前既永不棄斷不可以盛情拘也其人
稱謝側坐告以首印尙未造完俟工竣先歸當遣車
奉還耳又數日見倪似有不豫之色倪惶然叩故其
人曰貴鄉親某號緞局內看定貨物不過偶掛數百
金耳艱持不舍何其吝也倪曰市儈恒情無足怪者
吾與素識代爲作保雖千金亦不勒去其人曰如此
固好恐先生未之信其耳倪曰泰在同署尙何可疑

是足下多心矣。卽偕赴緞局。緣所定之物。實千餘金。僅付百兩餘。皆掛欠。故未肯與也。然局主已訪得大名。確有姻事。及倪就其幕。故倪至殷勤。以接其人。笑曰。爾舖主不我信耶。請以先生爲質。明年來請先生。時其價原車。帝到次。無貽誤。倪亦言同事之故。願力任之。局主欣然。交倪貨物。給其人滿載而去。次年俟至春仲。無車來接。局主懷疑。邀倪同往。大名問司閤。並無其人。亦無易幕事。倪歸。貨其行李。以償舖賬。悔。

恨無及

江右某宰相保舉其門人某爲江南中丞者某感恩戴德思有以報之適相之次公子以書來干謁中丞見之其人少年淑儻應對如流緣書中有告助意聞其所需以二千金爲請中丞允之留與盤桓則以父命促迫爲辭及回拜則見其巨觴懸於行李僕從莫不眩耀中丞意師相素尚儉朴而其子不類心有所疑其幕中有同門某孝廉以疑質之孝廉曰某公子

予初嘗見之今相隔有年矣出其所書扇與中丞觀
之楷法挺秀笑謂孝廉曰明日我譙公子屈閣下作
陪面索其書則直僞立辨矣乃設席請公子公子來
見孝廉先呼曰兄臺相隔多年尙識鄙人否孝廉不
能辨唯唯而已中丞出紙求書公子欣然允諾命僕
研墨其僕面赤手戰曰視公子公子吟哦聯句提筆
欲書忽撫筆叱僕曰曷去諸彼慢我矣乘我有所干
求之際故索我書無乃以責字之交耶視我耶揚長
客宿問話

出外登輿竟去中丞追送之亦不回頭中丞自悔鹵
莽具黃金二百至其舟中謝罪強之收受而去未幾
又一中堂之幼子來與前人各柬相同並無信札見
之則料素暗淡恂恂儒雅使孝廉相客各不認識留
之入署亦願任索其書法亦勿辭中丞狐疑莫解使
健足入都探之始知前者入騙子手矣

浙有洋商金姓者送其子姪應童子試寓學院之東
轅外有人叩門請見金覓之衣冠華煥僕從甚都訪

問哲生陳某有無往是金與陳係中表知其向在江
南游幕者其時竟未回籍乃告以故叩其來訪之意
其人躊躇曰陳君不來事不諧矣我施姓江南某科
之博與陳君至好我爲學使所聘來此閱卷者遂告
召而出門有肩輿施登輿由東轍直入儀門去次金
聞學使何有負取之名疑來人與陳必有勾串事然
亦無從探問已置之矣一日偕親友遨遊西子湖於
聖因寺前遇施公皆兩客其翩翩少手從僕三四人

隨有與馬過見金來施出隊趨迎握手道故指一衣
秋香縐祆帶盤金便帽者曰此學使之大公子也又
指一衣明色紡衫者曰此某孝廉我同年同事也又
謂二人曰此金長者係我至友遂問金同行之親姦
姓名互相揖讓施大笑曰難得英俊多人不期而會
我合作東道主暢叙一日矣邀入五柳居登樓列坐
酒家以水飯來指點酒肴之精妙者次第供應施與
趙廉縱談古人議論玄墨公子殷勤勸金浮大白酒

正酣蒼頭飛馬而來曰大人有命請公子同歸金時
起給贊酒家曰上坐之客入門時先已付訖金躊躇
不亥施等皆下樓請金曰三生有幸始得訂交如蒙
相思只須告把門張老我自來耳作別登輿乘馬紛
紛而散金歸與子姪言之愈參贊作報瓊之舉以互
當息遂於旅邸盛設具柬交張老以慰三君子次日
施來赴譙云公子與孝廉皆爲公事所羈不能共酌
心甚歎然囑某致謝遂入席請金之子姪皆出索齒

課閱之曰佳則佳矣但與學使風氣尙不甚合就交
論之卽知某篇某處應提某處應頓結以大尾則投
學使之好無不命中矣咸服其論金乃重仰陳君之
說究爲何事施曰爾非既成相好不妨實告學使之
大公子好與人交接囑我輩爲之介紹陳君逕逕
處之某姓通邑富豪欲與公子結交不意陳君逕逕
不至實爲缺典金曰如我子姪不識可以充數乎施
曰無不可者但締紼之費各需千金能乎否乎金曰

待牛之道尙可勉力旋難之金再三懇切旣而曰亟
有我在或可商辦言未已有二役以提督學院大燈
來迎金送出門見其由中道入文武巡官皆拱立候
進金深信不疑翌辰施來曰關防在邇遲恐不得出
茲大公子以我故屈允所請須面封禮物榜發來取
相與同赴錢局如數兌銀公封而回給以關節永機
試錙金之子姪皆落孫山外始疑之赴局開兌則原
封不動而易以磚石矣內有一紙書云大宗師如此

清正汝曹妄想功名理應重罰所封千金權借濟急
銷汝罪愆以佛法論之或者來世有奉還之日未可
知也不必從屈好人此囑金大怒納交巡官以訪其
事始知學使幕中實無施姓卽大公子亦年貌不符
細揣其故係騙子先冒雜役放水菜時入內其時號
舍尙空藏匿其中易衣冠而出巡官見其華煥且自
內出則拱候之其入亦然入則仍易破衣由雜役中
出矣至把門張老及燈籠夫皆其黨投充者榜後俱

迎所騙亦不僅金姓一處也

有貴公子挾重貲遊姑蘇以買妾者官媒喚來數十人皆不合意一緒嫗隨興而來曰郎君法眼過高此等人皆不中選非我嫂家瑤仙大姑不能如願惜身價過高耳公子聞之曰如果真正佳人何妨重價弟恐有名無實耳汝姑帶來一觀嫗笑曰我知郎君易好看與馬家婢耳清白人家即窮至不喫飯何肯將嬌女送與人看耶公子謝過願同往訪之嫗曰我試

言耳知人家願不耶公子許重給媒貲姬請姑探之
隔五六日公子望眼幾穿姬始欣欣然來曰憑我一
片舌煞費苦心肯與郎君一面矣遂往觀之其女一
拜而退娉婷之態秀麗之容公子已神魂欲墮旋聞
琴韻鏗然和以燕語鶯聲長吟度曲公子幾入痴魔
亟問價值姬忙掩其口拉之出曰郎君幾自誤此女
不可攜矣當云聘作亞妻則其父貪而好名或可動
之既至爾亦則任分嫡庶矣又言聘只千金女須衣

餘尙需彩輿迎之缺一不能成也公子已心醉無不
從命乃立婚書納聘約吉迎娶公子雇巨舫作洞房
欲仿范蠡載西子遊五湖故事先買二婢以俟至日
彩輿迎來姬與婢扶新人入牀坐姬乘閒逸去公子
揭去新人面巾神色煥然惟不言不動爰設席遣婢
公子親手扶之新人失跌倒地其聲禿然以火照之
乃廟中之木偶耳急帶人追至女家則大門鎖閉訪
諸刻石曰是家偶賃此宅以嫁女茲已送女去不知

所之明諸官媒無識嫗者口化費千餘金僅敷一補
婢索然而歸

姑蘊閭門外通衢大道百貨交集之區而人復行尤
盛間有空宅亦甚寬廣時有服四品衣冠者遷於空
宅門懸候補府陳姓封條其司閤司賬司廚及侍從
之僕數十人出入乘曰人輿張紅蓋現任之府廳州
縣食鳴鉦開道來拜時亦謔客輿馬可胡侵行中人
見之屢矣一日有二僕衣履鮮華相率至各復行閱

貨問價行家叩其主則曰西人也爲陳天富之長公
子以廢生加納太守分發江蘇必補者家貲億萬舉
宅皆嗜人侵以代茶飲易化寓此就僕也死人合葬
等選擇公平之家以使長末交易於是行主爭趨其
僕而僕遊十餘家皆不怍意是時僥業中專有陪贅
之夥已遍傳各行故二僕遠至一里之外行主皆趨
之情願許二僕重和僕喜行主遣夥持僕同去其示
先秤一兩試嘗之價值三百餘之與寶銀七提回其

縣後張公館內之華靡且探知其太夫人每月須服
藥三錢一年有十數萬金交易其家屬不日到矣行
至甚悅未幾其主餘服束位而來謂行主曰爾家貨
直價實我九夫人提到爲所皆好須主佳者行主盡
以頂奎捐定四十兩命三夥攜獲價汪兌價白兌權
後遣工人攜送銀封來也二夥相從主館舍登堂入
室旋達後樓其主以樓上爲房房內羅帳高懸錦金
綉褥洋表時鐘之屬陳設煥然其籍族以西爲式其

床東直至窗前數十號乃命僕開第五排二十號牀
地一箱正折銀封秤兌忽樓下有人操西音大呼而
來曰今日禿邱之東奈何不赴我尋將來也其主謂
二艮曰客且坐此我鄉親某刺史也其曰我借貸屢
矣下可使彼登樓覓如許物則更擾累不清矣使僕
以侵及銀皆歸箱內鎖之匆匆下樓聞彼來客強拉
之行僕來送茶傳其主命曰煩客畧坐守去卽來也
乃辰扣樓門而去旋聞幼僕數人在樓下戲謔始而

誼謙繼而掀闔有老蒼頭來吆喝不應輒撻從之奴
僕不服哭聲震耳久之寂然至取無一人來三夥竊
甚推窗望樓下適行主同夥伴持燈喚入二夥應曰
毋庸若隍人葭與銀俱在此行主登樓去扣入門以
火照之二夥指此箱曰銀銀前在內也行主曰予自
大門至樓人物一空似已遷去不妨開其箱遂共觀
之洞見樓下細揣其箱底與地板鑿通觸機旋轉遍
舉各物無甚貴重者除羅帳外其餘釋係高麗紙即

洋花者鍾表僅有外面中空無物箱皆紙糊中藏石塊數包而已始悟諸僕叫喚爭鬪時正轉運箱內之物以人聲嘈雜潮之俾不覺行主鳴諸官且問與騙子往來之故官曰以都中樞密信來不能不答乃爲緝捕查無踪影

有書而尊者武陵大關乞丐關前來一官舫揚旂鳴鉦而泊艙中有五品官探首見丐僕從者扶之登舟官細察之曰汝非某長者乎前曾緝我爲義子我

因回藉來功各去今幸選得是邦先不意義父一貧
至此兒之罪也丐知其諛姑應之曰我年老糊塗前
事如夢矣官曰雖係風塵面目骨格猶存兒識之無
誤筋從者請封翁先赴藻堂沐浴更衣移舟至僻靜
處隨養月餘爲之節沐髮暗以膠粉染之皤然一
叟謂之曰兒衣不稱父身將入市買金帛爲父修飾
以便同赴任所但父曾在此行乞恐城中有識者碍
兒顏面至舖內閱貨時合意只須垂首不可多言丐

允之放舟入城喚肩輿二乘隨帶二僕父子皆服五
品衣冠招搖過市入銀樓換金約臂每個重四兩者
兩對謂鋪主曰我將赴緞局偕往兌銀可也鋪主從
之入緞局以單與局主觀之須三千餘金貨物邀入
廳堂殷勤款接私叩其僕知少者爲嚴州二府老者
是其封翁因二府之妹與首郡太尊之子結親送至
會垣完姻置辦贈嫁物耳局主分外趨承設席譙之
官局邀金鋪主同坐曰是我好友鋪主唯唯聽命力

自以爲榮局主乃出縐緞洋呢各物先奉封翁閱之
封翁皆搖首局主曰此皆上等貨也可以入貢豈不
堪服用耶官曰既不合父意可與我妹觀之飭輿夫
扛擡貨物一僕押去良久未回又飭一僕往催輿夫
先回曰舟中人囑我稟官紳緞經姑娘曰俱合意茲
知應用何號乎色銀兩請官自去檢點官謂局主曰
煩侍父暫坐我去兌銀卽回乃乘輿去至舟中多給
輿夫錢文曰爾等往來勞苦先喫飯去輿夫走而復

大行矣所坐局中俟至更深不來局主與金輔主皆
惶急不得不追問封翁丐亦情虛語言爛熳羣擁之
鳴縣大令究得實情亦無可如何不過跣緝而已釋
丐出衆覩其衣服惟靴帽不合時宜衆皆不要此丐
尙戴五品冠着朝靴赤帶科化見者大笑

蔣中丞撫浙時察訪官民之不法者重懲之溫絕其
太守簞簋不飭閭閻而懼矣有外來三人操北音者
寓府廨側不言所事凡太守升堂必往觀之暇則與

館人辯論太守之是非曲直館人怪之客報府憲
守聞俟三人出遽搜其行李得中丞訪牌一道凡
守私事俱在丙苑然紫印又首縣致永嘉令一函
未緘封有云蔣廳尊蔡大憲命採事來治諸祈
云云太守益躍歸與永嘉令商酌擬重賂之三人
見稍蹙俱亂喚館人詰之館人曰閣下去後太守
拜必欲面晤在房中坐俟半日方去動閣下之行
者其太尊乎三人默然既而曰機事洩矣

買舟行館人飛報太守轉令永嘉令往拜之至舟中
僅有二人令問蔣司馬何在二人曰我主馳回省垣
去矣留函奉呈令收閱一係首縣原函一係司馬自
致云公事匆促不及謀面深致抱歉之意令白太守
修書饋柑橘四桶中藏白物因其僕追贈之未幾太
守至省晤蔣司馬訊無赴溫事知前物已入騙子手
而不敢言

有承舟攜僕訪親者舟抵岸謂其僕曰我先赴親戚

家汝將行李收拾遷至頭艙我着人協同起去僕如命坐於舟首俟之有一人來手携竹籬內存六米數升至河浹淘洗者笑謂其僕曰此處泊舟須要小心昨日我目覩一舟亦如是停泊一賊如是登舟其人卽躍上曰舟中亦有如是一捲行李賊如是竊取其人卽背負之曰如是登岸竟去僕方笑曰此人何其欬也自棄其米爲八習重糶點何爲即舟子曰此人一去不顧恐是騙子僕悟急追不知所之矣

有儒生赴歲試者舟抵岸行李遷起尚未定腳價
姓生行李上守之忽有衣冠而來者對之長揖曰兄
臺何自來耶生忙回揖細認彼此皆不識來人曰誤
矣揖謝不安而別生退坐仰公倒地方知行李已爲
人抽去

荊岸曰龍有嗜可養之物先腐虫生之諸公皆有嗜
可乘故入其玄中然東坡云回視人間世了無一事
真誠哉是言也無論閑閒中百貨祿偽試問醫者充

市囂爲張長沙劉河間耶星者盈街囂爲李虛中袁
天罡耶當今入幕之賓名爲習申韓者不知申韓是
一是二是何代人何曾讀不害非子之書耶或者謂
九流雜技固不足道甚至科甲遍宇內何者爲蹇馬
屈宋之詞華何者爲周程張朱之理學明之茫然者
居多不過以八股時文騙功名耳嗟乎紛紛一大世
界人騙已已騙人有時已亦騙已何怪乎騙子手耶
方切櫟云一疋婆心喚醒世間多少自欺欺人之

輩筆亦古秀而健

某廣文

其學廣文筆而貪諸生皆惡之適有少年科甲之舉
使來最惡白髮見之輒曰汝已老太好讓後生矣遂
罷之故斑白者皆聞聲而懼此廣文鬚髮皓然遍求
烏藥又不肯解藥勒加諸生代覓有謂之曰門生之
戚宦於東粵有好烏髮約各透骨丹初染色紅三復
則黑如明麥澤潤有九真無價之寶也明生感受地

恩僅分得少許敬以奉贈廣文大阮謝而受之如法
試驗一染而紅再染而絳三染而紫赤色逾洗則逾
鮮明儼如道院中所塑之祝融像見者大笑尋其間
人不知所往竟不敢赴試致仕歸去生始告人其緣
以繩溺菰紫草爲之卽染髮纓之法豈能改色乎此
廣文者俾終生爲紅顏子矣

三官救劫

晉邑陳氏有僕年逾六旬職司田庄夏月墮主收租

同至城外僕渴欲飲水就岸灘伏河面吸之其主在
後水中照見僕身影背插長旂朱書勅雷霆誅擊惡
犯一各其卽其僕姓名其主駭甚問僕有所覩否僕
亦見之起跪主前曰老奴自幼無欺心事近又持經
修善更無爲非其爲前世事耶天命不可逃也請主
速同將奴所司之簿籍檢點收藏三士不可信託命
其以視來收殮奴屍奴死此棚下矣不敢入城驚眾
也其主恻恻不忍然疾風暴雲旋起不得不奔及家

雨至聞轟擊之聲甚厲立喚僕之妻子告以故皆號
泣欲往視之其主不允未幾晴霽老僕欣然歸妻子
見之方訝其主之言謬妄僕曰主去後雨卽來我跪
樹下瞑目受之死心無雜念惟口誦素習之三官經聞
雷聲下擊及樹而回我張目視之見一大道士高與
樹倍身坐樹顛以袍幅垂蔭我正探首仰觀間諒必
雷神見我雷遽驟下道士揮之以肱雷始收聲道士
亦不知所往我幸免於難將告主人虔誠祀之以家

其麻耳故晉已崇奉三官菩薩者至今甚盛

或曰扶災危而救苦難神之功德大矣薊斥曰然非也亦視其人何如耳以人道論天君猶皇帝三官猶憲司雷神猶緹騎耳帝使戮人憲司歷陳其人生平之善德可掩眚帝必赦之使其人免惡憲司執奏以爲能奉事臣躬請曲宥之則譴謫立加能回天聽然則福善禍淫彼蒼之定理也諂實何爲哉

雷神

筆談載宋治平中雷震天王寺柱倒書十一字耳談
載姑蘇韓姓堂中暴雨繞擊砌石上繪梅花一枝紋
理精妍是雷神善書畫見於記載久矣吾鄉查氏宅
暑雨中暴雨繞垣奮擊後視垣面一磚去粉琢磨朱
書令字徑四寸餘秀健如趙文敏筆法查氏抽換其
磚以治邪瘴磚到卽痊吾邑有安國寺夏月雷繞大
殿其左獻柱作旋螺文伽藍神後牆上繪一鳥跡四
趾蒂瓜潤大盈尺作膺拏狀大磚三分僧以石灰補

之數日復現吾戚金氏樓居炎暑之際以幼孩睡床上已酣其父母皆下樓去大雨如注霹靂一聲穿樓而過在室之人莫不驚悸喪神其父母憶及幼孩在床諒必驚斃矣登樓視之前後窗俱開帳亦高捲不見幼孩覓之以蓆捲橫置於床下取出觀之兒睡猶未醒也蓆面朱書一字非篆非符無識之者又鄭孝廉暑月赴鄉遇雨避於房簷下雷聲甚厲忽見雲中墮一火球後有數十神將體爲雲護惟足著地輒

噓電光疾下大震一聲半里外田間擊死一人背有
古篆不知所云然則雷書恒有之不足異所可異者
自古有方履無尖靴神亦從時其爲今之神歟